

CHENMAO

虞棣棠 著

沉
錨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沉 锚

虞棣棠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新登字(京)118号

书 名: 沉 锚

著 者: 虞 棣 棠

出版者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(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)
(邮政编码 100034·电报挂号 6550)

排版者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激光照排室

封 面: 解放军二二〇七工厂

正 文: 北京丰台区丰华印刷厂

装订者: 北京密云水库装订厂

发行者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开 本: 787×1092毫米 1/32

印 张: 5.875

字 数: 122,000

版 次: 1992年6月第1版

印 次: 199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 数: 0,001—6,000

书 号: ISBN 7—5033—0585—1/I·326

定 价: 3.40元(膜)

(如有印刷、装订差错,可向本社调换)

自序

出书，能有名人作序，实在美满。既光荣，又有份量。不过，那是货真价实的专门家的事。

余偶尔写点散文，表达一点对海疆生活、海军生活的感受，纯属业余爱好，只宜自己序自己。业余，很是自由，可写可不写，当中停了十几年未做一篇，也无有什么感觉。爱好，就会顽固，做不到一辈子洗手不干，以致老做不出象样的文字，还会挺认真地做下去。所以业余，是自知专业不起来，成不了作家，只能如此。因为爱好，又希望这种业余有个形体表现，把一些零散的杂碎，搜罗搜罗，整理整理，出个小册子。

想出，又不敢出，最终还是谋求出。缘由是：怕挨骂，出与不出都怕。

爱好几十年，一本小册子也出不来，朋友都会叹气，太没出息，骂骂何妨，一怕也；出了书，让诚实的劳动者掏那来之不易的腰包，买去一看，惊呼上当，不骂才怪呐，二怕也；即便公费买书，白捡一本去，看罢，深为浪费时间而懊悔，会比花钱买上当还要喊倒霉，更是骂了活该，三怕也。

既然怕，又何必把自己都信心不足的货色出集子？本人

也答不上。人，太复杂了，真的有了爱好，也是可怕的。

再说句实话，出这个集子，如其说遂了心愿，不如说，是一种遗憾。

虞 棣 棠

1991年12月30日于北京

目 录

自 序.....	(1)
草鞋师傅.....	(1)
团 聚.....	(4)
海军井.....	(7)
清泉镜.....	(9)
江南春雪暖	(11)
竹栏杆	(13)
放心台	(15)
另有所爱	(20)
冲	(23)
海 魂	(29)
马尾行	(32)
平潭石镜	(37)
镇海答题	(39)
参军菊	(45)
悠悠五棵松	(48)
码头之歌	(52)
海岛“正规军”	(56)

卖大床的师傅	(59)
坍	(61)
雪落西沙	(66)
井蛙出井	(71)
海 迷	(72)
大江，在默默地流淌	(79)
他们不会忘记	(84)
水兵寄语（之一）	(87)
水兵寄语（之二）	(88)
运行在“金三角”	(89)
大佛，将面向北京	(97)
水兵寄语（之三）	(100)
大海，在虎斑贝中呼啸.....	(102)
水兵寄语（之四）	(107)
水兵寄语（之五）	(108)
水兵寄语（之六）	(110)
水兵寄语（之七）	(111)
水兵寄语（之八）	(113)
断 流.....	(114)
忘不了的苏延昌.....	(119)
水兵寄语（之九）	(128)
水兵寄语（之十）	(130)
浪去来兮.....	(132)
水兵寄语（之十一）	(134)
水兵寄语（之十二）	(135)
水兵寄语（之十三）	(137)

海边，有一群.....	(139)
常绿的“！”	(141)
经理，曾经心伤海宁路.....	(146)
初识厦门.....	(150)
风雨老龙头.....	(155)
那副名联名若何.....	(157)
哦，大海的气息.....	(161)
云兮云兮.....	(165)
跳黄浦江·中国人不能入座及其他.....	(173)
沉 锚.....	(178)

草 鞋 师 傅

探照站的战士们在山脚下开荒，都穿着一色黄橙橙的草鞋。下站来看望战士的陈指导员，也穿着这样的一双，模样一般无二。我来到这个灯站，还不满一个钟头，摸不清底细，便小声向身旁的一个战士打听这些草鞋的来历。

“自己结的。”他笑眯眯地说，“不光我们站上每人都有，整个四连上起连长，下至号手，差不多人人会结爱穿。原料有的是，穿坏了一双再结一双，方便得很。走起路来挺轻巧，又不臭脚。”

“那你也教教我怎么样？”我确实是起了羡慕之心。

“你想学？那还是找我们站长吧。他是站里的‘草鞋师傅’。”说着，他冲着正和陈指导员在一起翻土的站长喊了起来：“站长，又有人向你拜师傅编草鞋啦！”

站长听他这么一嚷，看了看我，笑着说：“这怎么成！我的‘草鞋师傅’还是我们指导员同志哩！”站长的话音刚落，陈指导员接上说：“好啊！你们倒推得干净。我也是拜过师的，叫你们也找我的师傅去！”说得大伙儿都哄笑起来。

休息的时候，几个战士把指导员围住了，七嘴八舌地问：“指导员，你的‘草鞋师傅’是谁呀？”

“我的师傅？”指导员擦着额头上的汗，不急不忙地说，“我的师傅还是大别山上拜的。那时候，我参军还不到一个月，跟政委当通信员，正赶上敌军整天搜山。有一天，我们出其不意地把敌人的搜山部队狠敲了一下，便一口气翻了两个山头，甩掉了尾追的敌人。我靠着政委坐下来休息。屁股刚挨上石头，政委就哈哈地笑起来说：‘小陈，你的鞋底哩？哈哈，蒋介石咬到你的脚底板啦，你还泰然无事？’我看看脚上仅有的一双宝贝鞋，又好气，又好笑，用手拨得鞋帮在脚背上打了几个圈圈，就索性把它脱下来往山沟里一扔，无可奈何地说：‘这样更轻快。’

‘更轻快？再轻快就得原地不动啦！’政委说着，从腰里摸出一双用破布结成的草鞋递给我。我不要，他说：‘穿着吧。活捉蒋介石就靠两条腿哩！’我接过鞋，脸唰的一下红到耳朵根子，便说：‘政委，你教我结鞋吧？’

‘教你结鞋？没有问题。’政委爽朗地笑着答应了，马上用刺刀削了几根树枝插进泥里，又在山坡上割了一把干草，很快搓成细绳。我依着政委在岩石上坐下，政委一边结着一边教我。远处冷冷落落地响着敌人搜山的枪声，我催着政委快走，他毫不在乎，还说，穿上他结的草鞋就成了飞毛腿，敌人说什么也撵不上……”

战士们入神地听着，一个个眼睛睁得大大的。突然，一个战士问道：“指导员，你有没有问政委的‘草鞋师傅’是谁呀？”

“啊呀，这个当时我倒忘了调查研究。——大概，他的师傅是从井冈山下来的人吧！”

大家在朗朗的笑声中跑了开去，一把把铁锄扬得更高，阳

光下闪动着耀眼的光亮。

1961 年 4 月 26 日于宁波
(1961 年 10 月 31 日《人民海军》报)

团 聚

“八一”节过去好几个月了，可是说起那天探照灯四站的会餐，还叫人觉得挺有意思。

因为田站长要去营部参加两天球赛，说不定“八一”晚上还回不来，号手们就提出会餐要不要改期的问题。站长再三说：“按原定计划吧，营部还能不会餐！说不定内容更加丰富！”可是，大伙儿偏说：“营部归营部，一年就一个‘八一’，吃好吃坏不打紧，俺站得团团圆圆聚一聚。”

“八一”的早晨，排里宰了头猪，派人送来几斤肉。号手们商量开了：新鲜肉搁不住，吃还是不吃？

“愁什么！”二号手唐鸣闯进屋来说，“刚才打了个电话，站长说，赛完球便往回赶，大约傍晚能到家。我们下午包好饺子，烧开了水，等站长一回来，派几个人把他拥到俱乐部去打扑克。你们打上这么两三把，我们端盆的端盆，拿碗的拿碗，来到桌前，这么‘哎嗨——’饺子来了……”

“妙！”大家一致通过。

一切都按计划，轻松而紧张地进行，不到四点钟，全都停停当当。接着，时间便是一秒一秒地慢慢移动。五点敲过

了，六点钟也响了，就是不见站长，大家的肚子咕噜咕噜打起架来。二号突然嚷起来：“呀！还不知道今天的饺子味道咸哩，还是淡，下水会不会破，一人尝一个吧！”接着他又特别强调一句，“注意，只能一人一个，我来主持。”说完，便拣了八只外形端正的大饺子投入锅中。还是新四号眼快：“二号，不对呀，站长没到家，三号早去汽训队学习，不是多下两只了？”

“哎——，我一算人数就把他们算进去了。这样吧，就当他们在家，请我或者别人代表尝一下，得了呗！”

随着他的话，引起了一阵哄笑。不一会，饺子就熟了，没有一只破的，味道也挺不错。剩下的问题，就是等待站长回来。

时针指到了“8”字上，几乎是同时，大家骤然听到《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》的优美的横笛声，穿林渡水而至。这是一百米外临时派出的“空地监视哨”发出的“讯号”，发现站长了。

“快，快！”二号拉了一个同志便往伙房跑。

“苹果，苹果！”新四号打开了站长带回的一个包包，孩子似地惊叫起来，“哪儿来的，站长，一人一个吗。”说着便动手散将起来。

“要不是苹果，早到家啦！”站长边脱外衣边说，“首长照顾我们球队，每人发了几斤苹果。我想，就是三号不在家，打完球就顺便到汽训队跑了一趟，给他两只尝尝新。三号的学习成绩很好，已开始了复杂道路驾驶……”

“哎嗨——”二号拉着长声把热气腾腾的饭盆端了过来。

“饺子？你们才吃饭？”站长惊讶地问。

“你什么时候回来，我们什么时候会餐。唷！时间长了，破了不少。”

“饺子破了，人可等全了哩！”新四号接了二号的话。

1961年11月上旬于宁波

（原载1961年12月29日《人民海军》报）

海 军 井

我要到海边的一个探照灯站去。走了好久，一问，说是翻过前面的山头，还有两里路。爬上山顶一看，这个镰刀形的半岛尽在脚下，但见碧波拍岸，卷起千堆雪，愈看愈觉得壮观非凡。

“同志，去海军井吗？”

一位约莫六十来岁的老人，挟一捆野葱，笑呵呵地从右边山头走近我。

“不，到我们的部队去。”

“我晓得，跟我去罢。”老人很有把握地说，“你是头一回来罢，海军井就是你们那个部队！”

“海军井？”这个地名我的确还没听说过。

“哈——是啊！提起海军井，话可长啦！别看我们这块地方，就象是泡在水里，可是，人吃的水，还得靠老天爷给。要是在夏天，碰上个把月不下雨，小河干了，就得翻过这座山头，跑出几里路，去水库背水啦！”

“这里不打井？”

“打过。也凿出过几口井来，可那水不是咸的，就是苦的。都说：这里是块绝地。两年前，你们那批小伙子来我们这扎

营。他们一听说缺水，举起镐头就打井。起初，大伙儿都劝他们不要白费力气。哪晓得，他们偏要试试看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打出了第一口井，一尝，苦的。他们还不罢休。没停半个月，果真打出了口甜井。当时我们有天水吃，也没放在心上。到了夏天干旱一个月出了头，河底裂缝，缸底发白，幸亏那两口海军井，救了一村人的急。

“说实在的，你们那位站长，是个有心眼的小伙子哪！才旱了十多天，他就挨家挨户串门子，看谁家没了水。我那会儿躺在床上正发愁：这条老命，病不死，也要渴死了！谁晓得，就在那阵子，站长领着‘小山东’送水来了，还说往后一天来看我一回。不瞒你说，我看他俩提起水桶往缸里倒，眼眶子一热，眼泪都掉了下来了……”

老人的话，似乎没有尽头。我们边走边说，很快来到一个三岔路口。一抬头，看到了前面小土山上亮晶晶的探照灯。“到啦！老爷爷。”我高兴地说。

“到啦，看我这个人，只顾罗嗦。”说着，他把手里的一捆野葱往我手里一递，“替我带去罢。”

“带去？”

“嗯，你晓得，他们一天到晚，又要站岗放哨，又要练武习文，抽空还得种菜、喂猪，帮我们干活。累哉。我想，他们都是北方人，爱吃个葱葱蒜蒜，特地到山上拔来几根野葱，好让他们调调口味！”

这位老人说完，转身就拐过了山弯。我拿着一捆翠绿的野葱，一时竟说不出什么道谢的话来。

1961年12月下旬于宁波

清 泉 镜

暖烘烘的春晖，斜照着葱翠的丛林，亮晶晶的雷达探照灯和油乌乌的高射炮，监视着同一个方向。机灵的通信员小马，突然在山壁上向下嚷道：“指导员，快开饭了，你怎么这个时候刮胡子？”

“刮刮胡子迎接连长，连长从医院回来啦！”陈指导员在石壁下的山腰里答了腔。

“哎——，张连长回来咯，指导员在刮胡子迎接哩！”小马象拿着新闻号外，喊响了整个山头。

“快，快，快去洗洗脸，欢迎连长。”盼连长盼了半个多月的战士们，刚刚操练完毕，便一个传一个地说着，拿起毛巾，跌跌滚滚地向山腰下泉边涌去。

“慢点，不要搅碎我的‘镜子’。”对着一池泉水刮胡子的陈指导员，急忙朝着蜂拥而来的战士打趣地说。顷刻，战士们都围着“镜子”哈哈大笑起来。正是大家乐得合不拢嘴，仍然是小马的眼睛尖，在“镜子”里发现了问题：“呀，看，连长已经回家啦！”他这一嚷，大伙儿定睛一看，可不是么，“镜子”里除了蓝天、白云、青松、黑石，和没刮完胡子的指导员外，还映出了山路上出现的张连长，和笑着跳着的战友